

■ 韩琦 著

我所了解的

王洛宾

——西部歌王等的真实写照

中国出版社

韩琦 著

我所了解的

王洛宾

——西部歌王等的真实写照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了解的王洛宾 / 韩琦 著. —北京: 中国出版社

ISBN7-988-97165-3-7

I. 我... II. 韩... III. 人物—传记...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B-0867号

我所了解的王洛宾

作 者: 韩 琦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社

制作承印: 山东海天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 / 16

字 数: 256千字

印 张: 15.875

印 数: 1—4000册

版 次: 200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988-97165-4

定价: 68.00元

前 言

我于平反之后才走上讲坛，一站就是二十多年。前十年孩子小，老母常年卧病在床，工资也微薄，为生计我兼两所大学的教授方能糊口。夜间伏灯下著书立说，陆陆续续出版了八九部书，但并非巨著，人称我为“文学艺术家”。后来孩子大了，母亲也已去世，家累少些亦有了空闲，我便重新拿起了画笔，创作我所喜爱的国画，人们称我“画家”。近几年来我教书教老了，退出讲坛，人们则称我为“老教授”。

记得有一位名士说：“大有为者不著书”；还有一位颇有见地的先生言道：“艺术家是政治家的宠物，企业家的玩物，自己感到还是个人物”。我平生没有大作为，说来还算个“人物”。于艺术世界中亦有些心得，缀连起来集成了这部拙作。

我的生活准则有三：茅屋不漏，炊烟不绝，布衣常穿；我的为人准则亦有三：不孝敬父母者不交，男盗女娼者不交，欺骗朋友者也不交。但是，我的事业准则只有一条：小车不倒尽管推。

拙作问世后，诚望朋友们多提意见，再版时修改。

作 者

2005年9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	---

一、现代人物传记

我所了解的王洛宾.....	3
萧萧风雨人生路——王洛宾与萧军的故事.....	57
我所敬佩的马萧萧.....	60
齐国故都的诗翁李法周.....	96

二、古代人物传奇

凶悍的冒顿单于.....	117
儿女幽情话张骞.....	128
中国第一首边塞诗的作者——刘细君.....	158
能事毕矣说唐僧.....	162
板桥理案.....	164

三、学术论文及杂谈

我也说“神秘的古楼兰”.....	177
重访古北庭.....	202
儒道禅在元代绘画艺术中进一步融合的作用.....	213
艺术美感及其特征.....	220
云峰刻石与《荃阳郑文公碑》析.....	226
从《红楼梦》中的“女性王国”看作者的创作旨意.....	232
喀纳斯湖畔的“图瓦人”.....	243
后记.....	248

现代人物传记

xian dai ren wu zhuan ji

我所了解的王洛宾

我与洛宾先生是共渡铁窗生涯的老朋友。王老在世时，已将其写传记的事交与我，而我也答应了。尔后因种种缘故，王老未能将其前半生的生平资料提供于我，因此未能及时动笔。在洛宾去世之后，因材料无法补全，加之亦无人督促，而逐渐淡忘了。后来，不断有新疆的朋友来西安，大家都提及王老去世时的情景，并向我介绍说：“洛宾于弥留之际还问到过你。他说：‘韩琦是好人呀，代我向他问好。’说完不久就去世了。”我听了之后，疚心不已，潸然泪下。心想，辜负那冥冥之中的朋友是很不道德的。于是又重新翻出了旧材料，于灯下加以整理之后，便又耕耘起来。但因缺少其前半生的资料，只能从其后半生写起了。

（一）王洛宾在狱中

王洛宾是“历史反革命”，1960年进监，刑期十五年，于新疆第一监狱服刑。我是“现行反革命”，1969年收进新疆第一监狱，刑期二十年。我进监狱时年方二十六岁，洛宾已是五十多岁了。

那时是“四人帮”治狱，他们有一条特殊规定，即“政治犯重在思想改造，劳动其次”。因此，自我进了监狱的铁门之后，便每日手不释卷，不停地读马列著作和毛选。读书与吃食物同理，即不可单一，要多样化才有兴趣。但是，在狱中读书是不能随意选择的。那时的监规写着：“凡是封资修和外文读物，犯人一律禁读。”何谓“封资修”？即指封建社会的古典著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以及当代苏联的著作和刘少奇等“走资派”所写的书籍，都一概列入其内。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监内监外同理。后来政治犯们想了个辙：他们打报告给保存犯人物品的保管员，声称要晾晒自己所存的衣物。但是，当入库房取衣物时便顺手将所禁读的书籍取了出来，藏于怀中，而后带入监舍内。还有人花钱买通一些“自由犯”，托他们在入市为犯人购物时，顺便买一些“禁书”带了进来。政治犯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入狱时许多人都带有一

口书箱。大家每人都偷偷地拿出几本书来，人多了书籍也就全了。几乎是个小图书馆：什么“古典哲学和美学”，“历史学”，“中西医学”，“艺术论”以及“历代画论”等应有尽有。政治犯中，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如王洛宾、苏北海、王明阳、丘丕山等人，他们分别为音乐家、历史学家、艺术理论家和军事家。例如，苏北海在其平反后，就作了新疆大学历史系的博导；丘丕山则是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的毕业生，据说与林彪是同窗。因此，从读书的角度而言，我很“感激”当时的专政机关，是它们给了我这个无衣食之忧的读书好机会。亦可牵强曰“塞翁失马吧”？的确，我于十个春秋的铁窗生涯中，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说句笑话吧，我是狱中毕业的博士生：古典文学、美学、逻辑学、哲学和全部的《资本论》等，都是在这所大学中攻读的。光是读书笔记就有厚厚的二十本。记得在我平反后，有一位《铁道报》的记者采访我时，面对我那厚厚的几十本狱中读书笔记而流了泪，言道：“当时的监狱，还有您这样的人啊？怪不得洛宾先生一再向我推荐您呢。”

咱们还是别扯远了，再说监狱吧。狱中的管教干部，每周定期检查我们的读书情况。此时，大家都把“禁书”藏起来，眼前统统摆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待干部查罢走了，我们再将“禁书”拿出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我因思念母亲而流泪。洛宾言道：“想家了吧？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人之常情。但想有何用啊？告诉你一个不想家的好办法：一头钻进书堆去，哪个问题难懂你就偏偏思考哪个问题，于是什么痛苦也就忘了。”我试了一下，的确很灵。我便从此钻入书中，再也没有出来。有一个名叫秦中俊的政治犯，他原是《羊城晚报》的记者，拿我开玩笑说：“教不学师之惰，互为老师好同学。”从此之后，我们相互之间即以“同学”称呼。久而久之，成了一种习惯。有一次，当着干部的面，我对王洛宾说：“老同学，你把给文娱节目谱的曲子拿给我看看。”那干部把眼一瞪道：“你称呼他什么？”我赶快改口说：“老同犯，老同犯。”但于暗里，我们大家依然以“同学”相称。后来，全监的犯人都晓得，凡是互称同学者，皆为政治犯。

监狱中，每到礼拜六晚间，如不放电影，便是自我娱乐：拉琴、下棋、唱歌、说故事等皆可，但不可超越监规。单说讲故事吧，亦不能带有“封资修”的内容。于是犯人便相互嘲弄以此取乐。例如，有一个犯人名叫牛拴柱，因贩卖毛驴犯罪，外号“牛贩驴”。他虽文化不高，很会编一些调皮的故事。他说：“王新安在结婚入洞房时被捕坐了监。多好一个媳妇呀，一次也没有照顾到，白白地浪费了一位漂亮姑娘，多可惜啊！因此，他在洗澡时手掂着老二

说：老二呀老二，老大犯了法而你并没有犯法呀，为什么把你亏待了？这太不公道的！”王新安听了，一蹦八丈高，言道：“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他妈的糟蹋人！”于是大伙哈哈一笑，算是达到了娱乐目的。还有一个青年犯，祖籍陕西，名叫黄东兴。他爱拉二胡、唱“眉户”。每到礼拜六晚间，就独自找一个角落边拉边唱道：“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我把那红灯高高挂呀，手扳着门儿把妹子等……。”唱着，唱着，戛然而止。然后将二胡猛地往地上一摔，自言自语地道：“去球的！有什么唱头。”于是苦闷地抽起烟来。此乃狱中之娱乐。

每到这个时候，王洛宾便忙了起来：翻出他那一摞摞的牛皮纸稿子，嘴里不停地唱着，逐段逐段地修改他的歌谱。当修改完了之后，多半是把我和秦中俊叫了去，他唱我俩听，然后再征求我俩的意见。王洛宾很谦虚，只要提得对，他马上道一声“谢谢”，然后再修改。周围犯人的闹剧，似乎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他这种于苦难中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地追求艺术的精神，对我的感染实在太深了。我能有今日的成就，与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政治犯也并非整日学习。夏季整天劳动，晚上学习；其他季节，多数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其劳动是相当艰苦的，每人都有定额，完不成任务就挨批斗。其批斗十分残酷，不少人变为残废。

我初入监时不认罪，戴着重型脚镣。就这样，我还要拉着车子，为砖窑供砖坯。半日劳动下来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感到短缺。多亏王洛宾，他不仅帮我装砖坯，还给我推车。每当我拖着脚镣，吃力地拉着车子上坡时，他便跑过来在后面推。可别小视这“一把”之力啊，倘无他的帮助，我必须如同老牛挽车一样——伸长了脖子，付出全力，直拉得两眼冒金花，方可将车子拉到下坡路段。

由于所付出的劳动量大，四两一个的玉米窝窝头吃下去，不消两个小时便饿了。想吃多些没有，每人只有一个。一到收工时，我便无精打采。秦中俊问我：“怎么了，病了？”我道：“饿了，饥肠辘辘呀！”说话时，有两个女犯正在我们跟前拣半头砖，给职工食堂拉去砌墙。其中一个名叫玛丽黛汗的混血儿女犯言道：“同犯，职工食堂那里有两块干馍，你跟我们去拿。”言罢，她们拉起砖车便走。秦中俊跟在她们的车子后面也去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块窝窝头：一块烤黄的，另一块烤得糊黑像木炭一样。我把烤黑的拿了过来，黄的留给了秦中俊。真是饥不择食啊，一会儿，我俩把这干窝窝头啃完了。我们中队有两个特等监霸，一个叫代洁，另一个叫刘光来。他们俩专门

在工地上值班看管犯人。此时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道：“刚才谁跟在小二转子的后面过去了？”代洁问。（二转子“即对混血儿的贬称”）

秦中俊说：“是我。”

刘光来问：“你干什么去了？”

秦中俊答：“拣回来两块窝窝头。”

代洁道：“什么拣窝窝头，是摸二转子的沟子去了吧？”（沟子，即屁股）

秦中俊骂道：“呸，老流氓！”

刘光来道：“你骂人？咱们冬训见！”

我说：“你们俩怎么不讲理呀，不就是拣回来两块窝窝头吗？人饿了嘛，犯法了？”

此时，代洁从腰里取出一条尼龙绳，准备要捆我们。王洛宾来了，向代洁赔礼道歉说：“他俩是刚入监的不懂规章，请不要和他们计较。我负责向他们介绍监规好吗？”于是代洁横了我和秦中俊一眼，便与刘光来走了。此时洛宾说：“这些人惹不得呀，他们手里操着咱们的性命，要注意呀！但是，到了冬训，我终于知道监霸的厉害了。”

自从为了两块窝窝头发生了口角之后，洛宾他们几个老犯轮流，每日节省半个窝窝头，送给我和秦中俊。后来我拒绝道：“大家的定量一样，我不能再要了。”洛宾道：“你年轻，干重活，又戴着镣。”说着，将窝窝头塞给我便走。就这样，我被照顾了一个月，才终于恢复了健康。身体好了，拉车就快了。因为完成劳动任务好，队长才给我摘去了脚镣。此乃是洛宾他们在生活上对我的关怀。

常言道“穷监饿牢”，加之“四人帮”统治时期，对犯人不实行人道主义，其监内饥饿之状惨不忍睹。例如，驴贩子牛拴柱，壮年体高肚量大，长期忍饥而叫苦。有一次，他饿急了，看到一堆马粪中有一些未消化的玉米豆，便一颗颗将它拣出来，用水洗去便臭，再用铝饭盒煮着吃。结果患了肠胃炎而呕吐不止，差一点丧了性命。还有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犯人，在其患了副伤寒之后，饭量巨增。但是每人每日都只有一市斤玉米面的定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食量。他于是偷偷地溜到干部食堂的污水桶边，拣来一些发霉的黄豆芽和烂菜，用脸盆煮了吃。结果因食物中毒而死亡。由此可想，洛宾他们几个老犯人，所节约给我的那半个窝窝头是何等的重要了。倘无他们的救助，我永远恢复不了健康。或许如上述之两个犯人一样，即便不死，也要忍受饥饿的苦痛折

磨。因此，我至今将他们铭于心间。

秋末冬初，红砖的销售量大大地减少了。政治犯每隔一日出工一次，并且每星期六晚间监狱为犯人放一次电影。座次也是早已划定了的：最前排是女犯，女犯之后是政治犯，政治犯的后面则是刑事犯。放映之前，各队间的相识者都以眼色交换着语言。还有些人，专门备些瓜籽，边磕边享受这难得的时光。俗话说“女为男容”，监狱里依然如此。每到拍电影时，女犯们各自尽量地打扮起来。但是，在狱中男女服装一模一样，且尽皆黑色。即使女犯，也绝对禁止穿红戴绿。于是女犯们都将头梳得光光的，每人的手腕上扎一块花手帕，或套一根红皮筋，以此示其为“巾帼之囚”。我与秦中俊、王洛宾并列坐着。突然前面有一个熟悉的“靓影”左右晃动。当她回首时，我们才看清，是玛丽黛汗。她微笑着，将花手帕放在地上，又从衣袋里掏出几把南瓜籽放在上面，然后轻轻一包，从小板凳缝间递了过来。恰巧递到秦中俊的眼前。秦中俊愣住了不敢去取。王洛宾笑着取了过来，递予秦中俊；言道：“女同学的诚意，你们嗑吧，我没有牙。”于是我与秦中俊一同把它嗑完了。放映完了，影场上所有电灯顿时通亮。秦中俊大大方方地拿着手帕送还玛丽黛汗。那玛丽黛汗向四周一望，见一只只眼睛放射出贪婪的光芒在盯着她。便缩着手，摇摇头，神情十分恐惧。秦中俊却像没事一样，仍然举着手帕道：“谢谢你了，女同犯，还你的手帕……”王洛宾一看事情不妙，急忙将秦中俊拉了回来，言道：“这是什么场合，书呆子！”经洛宾这一提醒，秦中俊才猛然省悟了，自言自语地道：“可不是嘛，实在对不起。”于是收起手帕，跟随队列回了狱舍。

冬训运动

时至冬季，一年一次的冬训运动开始了。何谓冬训？即在冬闲时，整顿犯人的思想和一切表现行为。犯人谓此曰：“过鬼门关”。即先由罪犯自己检查其所犯罪恶以及遵守监规纪律的状况和劳动表现等。然后再由干部指定的“自由犯”（一般都是监霸）审查每个犯人自我检查的情况。倘若那“自由犯”认为哪一个犯人自查不够彻底，即发动群犯揭发批斗。其批斗方式五花八门：坐喷气式飞机，站板凳，挂牌子，拳打脚踢，捆绳子，戴手铐，浇凉水，或关押号……。因此，那些忍受不了残酷折磨者，有的逃跑，有的自杀，还有的越狱未逞而被击毙。整个冬训期间你听吧：喊爹叫妈的，惨声哭嚎的，哀求

饶命的……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口号声，震耳欲聋——“打倒×××！”一起未落，又接一起。此时那些自由犯们，就如同小孩穿新衣，戴新帽，过新年一般，十分快活又忙碌：斗了张三，斗李四，捆了这个，捆那个……的确是威风凛凛，大有用武之地。我目睹了几个因忍受不了酷刑而自缢者，报了个“畏罪自杀”而了之。真可谓，死一个犯人比死一只小鸡还容易。

因此，在冬训刚刚宣布开始时，王洛宾就偷偷地对我与秦中俊说：“你俩是刚进监的，不晓得冬训的厉害，千万要小心！认罪时，要自我上纲上线。没有的罪行，硬是要承认下来。反正已经判过刑了，承认与否对于刑期无任何影响。还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记住了？”我与秦中俊听了，都首肯致谢。

果然，那些有经验的老犯，都如洛宾说的那样做了。结果一个个过了自查关，如释重负，便抽起莫合烟来。那些未曾过关者都惴惴不安，以恐惧的目光望着监霸们——好似一个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跪在主人面前求饶的奴隶一样可怜。而那些监霸们，一个个扬眉吐气，傲然挺胸，好像屠夫操起屠刀，面对将要屠宰的牛羊一样——瞪大眼睛，挽起袖口，随时准备下狠手……正在此时，监霸代洁喊道：“韩琦作认罪检查！”其话音刚落，刘光来就把我踢了一脚，言道：“滚到前面去！”我便顺从地站到了前面，作自我检查道：

“本人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因此，在我娘胎里就有了反革命基因。所以，从骨子里痛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我狗胆包天，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为邓小平等走资派鸣冤。实属可杀不可留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中央文革和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发，给我留下了这条小命，仅仅才给我判了短短的二十年徒刑。此大恩大德，我永远牢记。并以实际行动，来报答中央文革的关怀。”

一个维吾尔族管教干部听了，骂道：“你他妈的什么‘短短’的二十年？判多少年才算多呢？一个世纪吗？”

此时犯群哄堂大笑。王洛宾眯起眼睛抽着莫合烟在听。汉族管教干事姓洪，笑着问我：

“你解释一下，‘短短的二十年’是怎么回事？”

我答：“我是说，按照我的罪恶判二十年并不多。修辞不当，我一定修改。”

洪干事道：“修辞虽然不当，但总的来看，检查得还不错。”

监霸们是专看干部的眼色行事的。洪干事对我的自查基本肯定了，他们也

不再追问什么。我便侥幸过了认罪关。会下，洛宾说：“你今天很幸运，多亏遇上了洪干事，倘若碰上周指导员，非剥你三层皮不可。要谨慎呀！”

第二日上午，代洁让我检查遵守监规纪律的情况。恰是周指导员值班。

我说：“我自入监以来，没有违犯过监纪，做到了老实改造。”

周指导员一听不耐烦了，言道：“你说得还怪轻松的。任何人都有错误，何况你是个重刑反革命犯呢？韩琦不作交待，大家揭发。”

牛拴柱发言道：“他不老实，经常与秦中俊和王洛宾在一起嘀嘀咕咕。他们还和女犯勾勾搭搭。吃人家的瓜籽，要人家的窝窝头……”

此时，自由犯们喊起来了：“秦中俊和王洛宾滚出来！”于是秦中俊与王洛宾也站了出来陪同受批判。

代洁问我：“你知不知道，包庇违犯监规的人，就等于自己违犯监规？”

我答：“不知道。”

代又问：“那好。秦中俊在电影场大耍流氓，在工地上追逐女犯，你知道吗？”

我答：“不知道。”

代洁此时慢条斯理地说：“大家都看到韩琦的真面目了吧，我知道这小子铁嘴钢牙。就让秦中俊自己说吧，错了不要紧，改了就好。”

于是秦中俊就如实地把“吃南瓜籽、还手帕以及跟随玛丽黛汗拿干馍”等事说了一遍。此时代洁言道：“大家都听清楚了吧？秦中俊所干的事，韩琦都在场，可他包庇。我看他是属核桃的——要砸着吃！”

于是刘光来与牛拴柱等，将我按到地上便打，直打的我眼窝和嘴角流了血方罢手。

此时代洁缓慢而斯文地言道：“我也是犯了罪的人，咱们都是同犯，我的确不愿意看到同犯们在肉体上受痛苦。但是，经过周指导员多年的管教，使我懂得了一条真理，那就是要想自己改造好就必须和反改造分子彻底划清界线——对于他们的反改造行为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与他们斗到底，否则他们会死灰复燃。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现在，我们还给韩琦留一个自我检查的机会，韩琦自己交待吧。”

我说：“我在社会上也曾受过党的多年教育，我也懂得一条真理，那就是实事求是。批斗我以及批斗其他人，大家都一样，都要本着这条原则。在坐的都已经听清楚了，代洁开始问我的‘秦中俊耍流氓和追逐女犯’我知道与否。而秦中俊自己谈的和代洁开始问的是两码事。代洁将两件本质根本不相同

的事，故意混同起来，以偷梁换柱的手法将是非搞乱，以此来坑害同犯。难道说，你代洁立起一根爬杆，我们非顺着爬不可吗？不爬就是反改造吗？再说，在电影场上的事，全体犯人也包括你代洁，大家都看到了。其他人揭发与否不是包庇，唯独我不揭发才算包庇，这叫什么逻辑？监规是给我一个人制定的、没有你代洁的份吗？你也曾看到了，那你为何不揭发而来问我呢，你说？我也正式地告诉你，你我之间是同犯，是互相监督的关系，并非是谁专谁的政，这你也要弄明白。刚才你那一番话，左一个‘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右一个‘我们的人道主义’，我听了都恶心，都想吐。难道说，你这贪污强奸犯还比我这反革命高尚吗？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你的，人道主义也不是你的，今后你少放肆！我们大家是听党的教育，而不是听你的。别看你假斯文，好像是很有学问，说穿了，是条癞皮狗，什么东西！”

此时，全体犯人鸦雀无声。王洛宾闭着眼睛在听，但面无表情。代洁抓耳挠腮，周指导员以怒目扫我，秦中俊偷偷地笑了……整个会场僵了局。刘光来开腔了：“韩琦骂癞皮狗，大家说怎么办？”也无人应声。此时，坐在最前列的黄东兴放了一个响屁，“通——”地一声。全体哄堂大笑。王洛宾忍俊不禁，也笑出声来。

周指导员道：“王洛宾还怪高兴的。你说，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王洛宾道：“报告指导员：我扮演的是挨打的角色。”

周怒道：“放屁！今天谁打你了？老狐狸，你干不了好事，这么严肃的批斗你会能笑吗？要端正态度！”说着，将手一招，走开了。

此时，牛拴柱上来朝着王洛宾的背部打下去。洛宾就像电动机按动了开关一样——拳头刚刚落在他的背上，他就迅速地弯下腰去，言道：“打得好，帮助我改造。”洛宾满头花发，长长的胡须，牛拴柱一看他态度老实，二看他年老，就再也打不下去了。上午的批斗会便到此为止。

周指导员接受了上午开会失败的教训，下午的批斗会便亲自安排，作指示。他言道：“本来一把瓜籽、一块窝窝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监狱里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阶级敌人是惯于利用这些为人们所忽视的小事来搞破坏。凡是愿意接受改造的，愿意减刑的犯人，不要有顾虑，有人民政府的干部撑腰，怕什么？你们站出来大胆揭发，冬训完了我给你们报请减刑或记功。”

刘光来一听火候到了，发言道：“周指导员高瞻远瞩，又给我们接受改造的犯人指明了斗争大方向。我没有任何顾虑，我来揭发。先说秦中俊，他在入监以来，从来没有老实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女犯队的小二转勾

勾搭搭，眉来眼去。我亲眼看到那小二转子用一块花手帕包着瓜籽，偷偷摸摸地递给他。他俩人的手接触时，秦中俊还趁机摸了摸二转子的手腕。散电影的时候，他拿着花手帕直追二转子，企图和二转子拥抱接吻。因为我用眼睛瞪他们，他们俩才没有造成拥抱的事实……”（因为玛丽黛汗是混血儿，因此贬称其“二转子”）

牛栓柱发言道：“在砖窑劳动的工地上，秦中俊还追着那小二转子的沟子跑，一直追到职工食堂边。说是去拿窝窝头，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又干了些什么？”

刘光来补充道：“那一天我和代洁值班维护劳动纪律。我亲眼看到秦中俊在没有人的地方，摸二转子的沟蛋子（沟蛋子，即屁股）

代洁又补充说：“刘光来讲的完全是事实”。秦中俊是正牌的大学毕业生，入狱前是《羊城晚报》的记者组长，他哪里受过如此的污辱，便开口大骂道：“你们这一群流氓、社会渣滓，一个个都是该杀的东西。如果我有了权力，统统杀掉，一个也不留！”

周指导员道：“秦中俊是吃屎螂子打喷嚏——满嘴的臭气。你杀他们，谁杀你呀？”

秦中俊说：“你是国家干部，你也跟他们胡说吗？有什么证据，拿出来？”

周指导员道：“去几个人，把秦中俊的证据取过来。”

这一声令下，代洁和牛栓柱一溜小跑。到了监舍内，就将那块秦中俊还没有还的手帕取了回来。周指导员拿过这块手帕来边抖边言道：“大家看呀，送瓜籽的人连手帕都送给了秦中俊，这难道不是证据吗？在监狱里搞这一套就是犯法。你还强辩什么！”

秦中俊道：“你是什么干部？我要上告。”

周指导员道：“我是专门熟生牛皮的干部。来几个人，把秦中俊这张生牛皮‘熟一熟’”。说罢，扬长而去。

指导员这一走，在监舍内也有一定的讲究：干部谓此曰“丢空子”，犯人则叫做“凿空当”。就是说，在干部有意走后，监霸将犯人致伤，致残，或致死，与干部无直接责任；倘出了事故可推于监霸——丢下了一个“空子”。而监霸们在干部走后，则可按干部走时所留的暗示，来摧残犯人——充分利用这个“空当”叫“凿空当”。因此，在狱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犯人说胡话。不怕斗也不怕批，就怕干部丢空子。”

那秦中俊刚好遇上周指导员所丢下的“空子”，它比任何干部的“空子”都可怕：呼啦啦上来五六个监霸，不容分辩就将他打翻在地。然后有两个彪形监霸将他的双臂一扭，扳到背后，代洁和刘光来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用力一勒，那秦中俊便昏了过去。此后，把他的胳膊捆起，又将绳子的一头搭到木梁上，用力一拉，又将他吊了起来。只见他双脚蹬空，在空中晃来晃去。其双手由红变紫，又由紫而变黑，最后变为铁青。一会儿，双腿不停地颤抖，脑门上的汗珠滚滚下落。但那秦中俊一声不吭，也不求饶。

此时，王洛宾的面部肌肉不停地抽动，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转。所有犯人相互以恐惧的目光交换着语言，但谁也不敢说话。代洁此时悠然地卷上一支莫合烟抽着，以白眼珠横扫了大伙一眼，慢条斯理地言道：“有的人就爱吃这一口，怎么办呢。这就是嚣张的结果。”此时，秦中俊把头一垂、昏了过去。牛栓柱喊道：“不好，死掉了！”刘光来道：“慌什么，死不了。”说着，将秦中俊从梁上放下来、又松了一下胳膊上的绳子，此时秦中俊无任何反应，双目紧闭。代洁去提来一桶凉水，朝秦中俊的头部泼去，那秦中俊依然不动。此时周指导员来了，言道：“快送医务所，怎么搞的？小心点。”于是大伙用一辆架子车，将秦中俊送走了。批斗会终以周指导员的胜利和监霸们的如愿以偿而告终。

散会后，洛宾向我介绍：玛丽黛汗原是伊犁歌舞团的演员。其母是白俄人，父亲是维吾尔族，都是从事音乐工作者。文革初期，其父母携她一同逃往苏联时，刚跑到国界其父母就被当场击毙，她被逮捕，判刑十二年。当初，玛丽黛汗当歌唱演员时，其歌唱得很有名，秦中俊曾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她。因此，他们在狱中相会时一见如故，所以她送他一些食物也并非偶然。我问洛宾：“这很正常嘛，为什么周指导员小题大做，非要把人整死不可呢？”王洛宾道：“你好像是外星人。你只说了几句错话，为什么判了二十年徒刑呢？明知故问，找茬整人呗。”于是我再没有问下去。

此时的中队犯人，一个个都带着阴沉的面孔，面面相觑、不作交谈。一时间，为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洛宾忧心忡忡地问我：“秦中俊的性命能保住吗？小伙子太可惜！”我道：“我也在这么想，谁知道呢，救了过来，也残废了。”说话间，牛栓柱来了，老远就喊：“交钱了，交钱了，我出去给你们采购东西。”于是大家将钱纷纷交予他，牛栓柱得意地点着钱。

此时的牛栓柱已不同往昔，他因冬训中帮助监霸们整犯人，受到周指导员的赏识，被批为“自由犯”，负责为全队犯人购买物品。因此他既愉快又十分